



陈茜：在科幻写作中找到乐趣

在小说写作中找到了乐趣

Q新闻晨报：你在图书馆从事的是古籍修复师工作，对你来说，写作与你的本职工作是两条平行线吗？你的同事们知道你的写作吗？

A陈茜：对我来说，写作与本职工作古籍修复，算是自幼对“未知事物十分好奇”心理倾向顺其自然发展的两个倾向吧。我从小就沉迷于看各类科普及历史类纪录片，对野外考察、考古等活动都很向往。报考大学时，便选择了考古的姐妹学科——文物修复专业；并在毕业后开始从事纸质文物修复这个行业，与古籍、书画、碑帖等历史文献打交道。

对于科幻文学的兴趣同样起源于童年，我性格好静，喜欢阅读，对科幻、奇幻、童话类的架空类小说都十分沉迷。看多了，便开始尝试动手创作。同时，古籍修复师朝九晚五的规律工作时间，也为业余写作提供了很好的条件。

我的同事都知道我的写作爱好，同事当中有运动员、二次元画家、书法家等等，大家都有很丰富的业余生活。

Q新闻晨报：你科幻写作的出道时间是2006年，今年正好是你科幻写作的第20个年头，你与科幻写作结缘是偶然的吗？

A陈茜：虽然一直喜爱大量阅读，但我其实并不存在“要成为一名写作者”这样的志向，也没有接受过文学这方面的正统训练，可以说从事写作是某种机缘巧合。念大学时，校园就在国家图书馆隔壁，课余闲暇时间会泡在阅览室中随意翻书。有天偶尔在一本昆虫学的教材中，看到个很有趣的概念：温度与昆虫在蛹内孵化时间的关系。然后一个短篇小说的“梗”便不由自主地冒了出来：假设将昆虫孵化车间建在太空中，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？于是动手写下了一篇超短篇小说《达尔文的黑匣子》，投给了《科幻大王》杂志。

数周后，当时的责编赵晓旭老师打电话过来，说稿子不错，鼓励我继续创作。同时，我在小说写作中找到了相当的乐趣，此后便走上长期写作的道路。

Q新闻晨报：你曾经说自己“天生对现实有些钝感，但这些年渐渐开始对社会议题感到兴趣，并将之融入创作中”，这个转变的契机是什么？

A陈茜：可能与我创作的类型渐渐开始从短篇小说转向中长篇作品有关。科幻小说又称为点子文学，核心“点子”通常与某个科学概念有关。尤其在传统科幻短篇小说中，人物、社会关系等元素，只是为这个“科学点子”提供一个故事的背景板作用。我天生兴趣点更多在关注科学事实的趣味性，所以日常对社会议题虽也有兴趣，但很少将写作的重点放在这方面。

最近两年，开始尝试进入长篇小说的创作，需要在作品中描写更具有立体感的人物，给小说情节搭建更立体的舞台，便主动开始对社会现象、对更复杂微妙的人性问题的投入更多关注。

Q新闻晨报：听说你正在创作一部新的长篇小说，能否为我们的读者剧透一下？

A陈茜：最近一年正集中精力创作一部关于末世废土主题的长篇小说，探讨一个经典的科幻假设问题：面对远超地球科技水平的地外文明，人类会采取怎样的应对措施？我设计了一段架空历史，外星文明降临过地球后又撤离，留下先进的技术遗存。一位游走在社会边缘的青年，被卷入相关神秘事件，开始他的探索历险。我企图用一种与传统硬科幻所常见的宏大叙事不同的、普通人的视角去讲述这个故事，希望能给读者带来不同的阅读体验。

AI会让更多人体验写作的快乐

Q新闻晨报：今年暑期，你在巴金图书馆参与了文坛

她，职业与爱好形成奇异的反差，白天在图书馆从事古籍修复师工作，业余时间埋头于科幻和奇幻小说的创作之中……

从2006年写下第一篇短篇小说，今年正好是80后作家陈茜从事科幻写作的第20个年头。她的作品连年入选《中国年度最佳科幻小说选集》，多次获得华语科幻星云奖，已出版短篇小说集《记忆之囚》《量产超人》《海肠巴士》，少儿科幻长篇《深海巴士》等，并成为中国作协、中国科普作协、上海作协的一员。

对于陈茜来说，小说写作是一件非常个性化、私人化的创作行为，但她面对AI技术，抱着开放的心态去拥抱这项前沿科技的发展，将之应用到写作实践中。

谈到女性科幻写作的发展趋势时，陈茜的态度同样积极乐观。她相信在不久的将来，女性读科幻，写科幻，不再是件将受到特殊关注的事情，而是和呼吸一样日常的现象。



在进行古籍修复工作的陈茜

茶话会科幻季”的分享，也为小读者带来了少儿科幻写作主题讲座，听说你现在写小说会开着两个AI界面，能否再谈谈利用AI辅助小说写作的感受？

A陈茜：对我来说，AI已经成了写作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助手。尤其在科幻小说写作这个门类上，通常需要查找大量的前置科学技术资料。用对AI下指令来进行搜索，与传统资料收集模式相比，效率非常之高。

更有趣的是，科幻小说写作通常需要对现存科学原理进行进一步的推想，此时，AI在普通使用场景下备受争议的“虚拟、现编”现象，反而可以成为某种灵感来源。

同时，AI在拓展构思，完善世界观等方面都相当有用，甚至重读与它的对话记录，都对摸清小说构思脉络有所帮助。AI像一个24小时随时待命、情绪稳定、思维跳脱的个人专属创意小团队。我很高兴能拥有与AI共同工作的体验。

Q新闻晨报：你曾经提到，AI会对你的作品进行一些刻薄而真诚的评价，连编辑都不会如此坦率，这样的反馈机制对你写作最大的价值是什么？

A陈茜：主要是能以一种相当“标准化”的视角对自己的文稿提供一些审视建议。我平时会互相看初稿的朋友们，以及编辑，可以说都是由于审美取向的接近而形成合

作关系的。但AI是一种基于海量数据概率的模拟智能，它所提供的即时反馈，能在某种程度上使我走出日常的舒适圈，用一种更客观的角度来复盘自己的工作。

当然，我也并不会完全依据AI所提供的评价去修改作品，它始终保持在辅助工具的位置。小说写作是一件非常个性化、私人化的创作行为，如果完全套入“标准件”的模版，即失去了本身的意义。

Q新闻晨报：AI现在发展速度很快，如果再过几年会取代作家吗？

A陈茜：我认为AI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“作家”这个传统职业的工作方式，大部分写作者都会或多或少与AI进行合作，并在商业写作、实用写作等领域大幅度提升工作效率。但我认为作家这个职业，以及人类自发写作的行为，将会一直存在下去。写作冲动来源于对真实生活经验的艺术化表达，只要人类还存在，写作与阅读也会生生不息地续存。

我甚至乐观地认为，AI作为一种现代技术手段，也许甚至能降低写作的门槛，让更多人体验写作的快乐，就像手机摄影与修图APP的普及，使更多人享受到图像创作的乐趣。

未来女性读科幻和写科幻，将像呼吸一样日常

Q新闻晨报：我们看到中国女性科幻作家群体在过去几十年当中在发展壮大，《她——中国女性科幻作家经典作品集》这本书收录了33位对中国科幻进程有影响力的中国科幻女性作家的作品，这些女作家均获过银河奖、星云奖、引力奖等中国科幻最高奖，勾勒出她们在三十年中国科幻历史中的风采。同样作为一个女性科幻创作者，你是否受到过女性作家前辈的影响？如何看待现在科幻女性作者影响力的扩大？

A陈茜：我的科幻启蒙源于一本杂志《科幻世界》。第一次接触到这本杂志时，我刚上初中。当时便注意到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优秀作品，都是出自女性作家。如凌晨、赵海虹、于向昀等几位老师。所以自幼对“女性能写出好科幻”这件事，是作为一个既定事实来接受的。后来随着阅读范围的扩大，开始意识到大部分长篇科幻经典的作者都是男性。这种现象背后有过去文化塑造引导的种种原因，人类对科学、对幻想的激情，与性别并无关联。

令人欣慰的是，女性科幻作者的创作日益令人瞩目。在历年的科幻活动现场，女性科幻爱好者的比例也基本与男性持平。像双翅目、慕明等青年一代的女性作者，成功跨界科幻与纯文学，拓展了科幻创作的边界。相信在不久的将来，女性读科幻，写科幻，不再是件将受到特殊关注的事情，而是和呼吸一样日常的现象。

Q新闻晨报：你的作品曾被评价“不太像女性作者”，你认为自己偏向中性化风格的写作风格，与对女性身份的认同感是否强烈，是否有关系？

A陈茜：我认为实际上“典型的女性化风格”写作，实际上也带着传统刻板印象，存在着很多像女性写作为文笔肯定是细腻的、多愁善感的，描写题材是个人情感生活之类的言论。但实际上女性作者的作品风格同样相当多元化，有充满理性思辨的，有气势磅礴的。我自己的写作风格由于题材偏向科技与悬疑探索，也很少描写情爱纠葛，有时会被调侃看不出作者的性别属性。

不过近年来，社会性别刻板印象减弱，读者们也很少抱着对作者性别的传统预设期待去阅读作品了。我想，下一代的作者们，肯定也会愈加抛开传统性别标签带来的潜意识自我局限，更加自由地去进行创作。

文 / 严山山 图 / 受访者供图 插画 / 戎青钰